

い お か き 水 廿 田 女 金
佐 保 暢 子 戈 戸 健 吾 月
ン こ さ 日 火 弓 大 一
そ た 山 心 人 日
ス な に 竹 十 中
ね の は 十 女
ま み む 女 大
も や ゆ 女 戸
り る れ 女 大
を わ つ る 女 金
ク シ ソ う 大 弓 十 田
ヒ タ ツ し 戸 日 一 廿 火

日本対並

日本對碰

日本對碰

作 者：佐保暢子 健吾

出版總監：鮑偉聰

責任編輯：鄧啟麟

編 輯：馬詠詩

文稿編輯：彭海銘

美術設計：Nick

圓桌精英出版社委員會

主 席：沈旭暉

副 主 席：黃培烽

社 長：鮑偉聰

總 編 輯：許煜

發展總監：吳凱霖



Roundtable Synergy Books

出 版：圓桌精英出版社

九龍新蒲崗 大有街一號 勤達中心21樓2107室

電話：2111 5882/2111 5980

傳真：2111 5883

電郵：enquiry@elitecs.com.hk

admin@roundtable.com.hk

Roundtable Synergy Books Limited 為私人控股有限公司，部份收益將撥歸Roundtable Network and its Institute作營運之用。

印 刷：海洋印務有限公司

香港香港仔 香港仔大道232號 城都工業大廈4樓

電話：2819 5112

傳真：2855 1344

發 行：勤力德圖書發行人有限公司

新界葵涌 打磚坪街57-61號 中央工業大廈2A室

電話：2720 8888

傳真：2492 3450

電郵：booksales@tkk.com.hk

初 版：2010年7月

定 價：港幣\$68

ISBN：978-988-17850-5-3

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

目錄

- 一 母語和母國語
- 二 女人40結不結婚
- 三 香港主播誇啦啦
- 四 為甚麼要
- 五 港日 SPARKLES?
- 六 留學 + 生活
- 七 Good Education BAD Education 由體罰說起
- 八 不勞動就宰了他?
- 九 壽司文化政治
- 十 最好的葬禮
- 十一 甜品女之歌「スイーツ(笑)」文化
- 十二 藝人們，辛苦了

- 十三 南京內·愛的家
- 十四 字在生活
- 十五 夫妻間的B2B現實很迷幻
- 十六 民主選舉投票 談談日本說說政治
- 十七 直至2047的女人戲
- 十八 文化需要甚麼建設
- 十九 2009年末大決算 占卜過好年
- 二十 新年語文自學人生
- 二十一 日本學生鬥爭記
- 二十二 吵架的法則
- 二十三 文化麵類學 一杯入魂

日本對碰

出版社總序

理論上，書展是一個為市民提供閱讀導賞的節目。有趣的是，香港書展每年入場人數節節上升，卻總是給人錯誤的驚喜。在鋪天蓋地的宣傳裡，我們見到的只是一個和玩具展、珠寶展一樣的特賣場。或者我們應該更現實地悲觀一點，書本已不再是商品化這麼簡單，我們已分不清楚知識（knowledge）、資訊（information）和數據（data）的分別。書展並不是一個知識商品化的大型交易場所，而是一個數據交易場所。當然，我們不否定移開明星寫真和愛情小說堆砌的書山，可能偶爾讓你找到一些有特色的書籍，但我們也懷疑當你找到這些書時，已經沒有時間讀了。

我們深信一本好書提供的是豐富我們生命（非生活而已）的知識和世界觀（Weltanschauung），而不是追逐「現在」（now）的資訊。在互聯網的年代，找資訊已不再像以前一樣漫無目的，只要你在Google輸入整個問題，它總能將你帶到某個地方。但知識和去解決某個問題的即時資訊不同，它是在時間裡逐漸建立的體系，它讓我們有能力去面對許多意想不到的問題，就好像一個運動員在賽事上要應對各種意外一樣。我們希望閱讀不再是有機食物和LV類似的生活品味（life style），閱讀也是一種生活方法（a way of life）。我們相信這是任何一家出版社都應該要思考的問題，在資訊年代我們更應該去肯定書本的價值，對出版有更高的要求，而不只是將書本視為純粹的「文化商品」。

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市場，思想往往很容易便被幾本主流的書本同化（synchronize），正因如此它更需要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作者。香港有不少很有特色的小型出版社，但往往資金有限，不得不受市場牽制，對書本的取舍十分保守。兩家出版社——精英文化動力和圓桌出版（Roundtable Publishing）——走在一起，希望能集中資源，減少決策上的忐忑，有膽量開闢新種類的圖書，讓更多新的作者和新的思想流通。最近幾年裡，社會出現日益分化的「世代」之爭，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進步，思想的對抗是思潮的開始，起碼我們已不再屈服於形形色色的潛規則。我們也相信在書本裡，我們可以找到彼此都是同代人（contemporaries），思想不應該有邊界，爭論也不應是權力的表彰。我們有希望，也有堅持，這是一個新的嘗試，希望讀者能從中發掘一個新的視野。

沈旭暉 鮑偉聰

黃培烽 許煜

自序： 我們寫日本／香港的原因

這本書為甚麼會出現？

故事就得先由一九九五年開始說起……

健吾說：

這個專欄也寫了一年了。

九五年的時候，我在做甚麼呢？九五年的時候，我家好像有了有線電視。以前覺得有線電視都是「有錢人」看的東西，但是我家的屋村也第一次有有線電視，姐姐安裝了。以前家人對我很嚴厲，覺得看電視都是沒有用的人有太多時間才做的事。因此，父母都很少給我看電視。你知道啦……家人越不准的東西，倒是越會想做，於是就只好在家人上班之後，我上學之前，即是清晨六點，看看有線電視有甚麼。那時候，有一個叫有線YMC台的東西，早上六點的時候會播日韓音樂的音樂錄影帶。那時候第一次聽到一首歌，是V6的《Made in Japan》。

那時候，我在想，為甚麼我之前看過的音樂錄影帶，都沒有V6的做得那麼專業，那麼吸引人去看呢？

喜愛日本，就是由那個時候開始的了。及後，家人慢慢買日劇的盜版DVD，家中開始有人迷木村拓哉，《長假》在家中的電視中翻播又翻播了很多次，在家中才會聽到日語。

是不是很膚淺？

其實，我都很想問你一個問題：為甚麼你要把事業放在中國／香港？香港人一天到晚都想著離開呢？

佐保說：

我到香港的第一天，都有人這麼問我，那時一九九五年，好多香港人要離開的時候。我跟你們一樣，當時，想離開日本，所以到大陸和香港來。其實，有幾個原因。

我還記得，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，我一個人拿著兩個行李到了啓德機場。當時，香港是很陌生的地方，我連日劇的盜版DVD都不知道（後來到信和中心就知道了怎麼回事）。你上次問了我，好多香港人要離開香港，為何我千里迢迢來港定居。其實，我有好多講不完的理由。主要的原因是……我到三十之前，只留下三年的時間，我最大的關心是將來十年我怎樣過得更愉快。恰好，東京的老家要被拆，我的家人忽然決定了離開東京，我要決定自己到哪裡去。我在東京的中目黑和涉谷附近長大，覺得在這裡玩夠了，開始覺得東京是很無聊的地方，留在這裡不如到國外去。因為我曾經到北京留學過，所以這次要到南方……香港了。是不是太單純？

健吾說：

單純兩個字…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在你身上吧？至少，以我對你的認識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，以日本人的身份入讀國內的大學，我總覺得，你是我認識的女子中，最勇敢的一個。

我去日本的時候，我是滿懷希望去的。當初以為日本都是先進的地方，但是後來才知道日本都有很多不方便和令人不快樂的東西。跟那些日本通、空姐、空少寫的吃喝玩樂專欄都完全不同的。

我知道我的天真和傻，都知道那些文字，都不過是哄別人上往成田的飛機的把戲。但是當我去到日本人的地方生活，融入日本文化的時候，我都有一段時間很覺得自己不知自己在做甚麼。學的事情太多太多，發揮到自己的空間卻不是那麼多。

學得到日語，算是達成目的了。但是，之後又如何？很多時，都不明白……

你初來香港的時候，有甚麼感覺？我記得我離開香港的時候，那年是第一年的七一遊行，我穿了黑色的衣服，跟我兩個朋友遊行，原因是因為，我們都吃過一些苦。

在這十年，香港給了你甚麼感覺？為甚麼你可以在香港住上十多年？我真的很不明白，為甚麼在這兒的人天天都想走，你卻選擇在這兒留下來。

（我是不是太emotional？）

佐保說：

我並不勇敢，只是好奇心太強亦太樂觀。我讀初中的時候，老師都對我這樣說。

學校對學生做了測試性格，有結果的當天，老師叫我一個人來他的辦公室，給我看測試結果，說我是「異常的人」。他給我看五角形的圖表，五個頂角顯示學生對甚麼感興趣，在此圖表上還有兩個連接五個頂角的五角形。一個指對哪個方面感興趣，另一個指有沒有自信做到。我的圖表上有兩個完美的五角形，這就指我對任何事情很感興趣，可是，所顯示自信的五角星比所顯示興趣的大得多，這是很大的問題。老師很擔心，線的大小應該顯示相反的，我跟其他學生太不同，所以他特別指導我要如何改善自己的性格。

可是，我的本性改不了。反過來，我開始討厭學校、甚至我周圍的老師，太充滿自信的我倒失去了在「正常人的社會」裡生存的信心，就想到我要找辦法從這個地方逃出來。還有，加上上次我跟你說過的那些理由，我終於成功「逃亡」了，我並不是勇敢的逃亡者，哈哈。

偶然有來港機會，我看到維多利亞港的夜景的時候，就感到這裡很適合我的「逃亡生活」。可是，開始香港的生活的頭幾年，可能我太習慣了北京的生活吧，沒想到香港和北京那麼不同，很想念北京。因為初來香港的時候，我只講普通話，不太懂廣東話，所以經常被認為北妹，所以也許有這種感覺。

來港之前的理想和現實很不同。沒想到每天工作做到深夜，太辛苦。租金太貴，月薪卻太少，為了省錢每天只吃兩頓快餐，回到家後，覺得無奈一個人大聲哭。不過，這段掙扎的時間現在很寶貴的了。我才察覺到，香港對掙扎的人很寬容的地方。想走就走，想來就來，這個「自由規則」是香港的動力，是不是？

我都有點emotional??

健吾說：

佐保さん，我有點不明白。為甚麼對一件事情有興趣，和對一件事情有沒有自信可以做到，是需要相反的？

香港是不是對掙扎的人很寬容？我不知道，我總是看到香港對香港人最不寬容的一面。

我大學快要畢業的時候，我在想，究竟我要做甚麼工作？我自問對做新聞這一回事，我是有興趣和能力的，但是我發現香港的文化中有著濃烈的中國文化醬缸習氣。對所有能力的人，他們都會嘗試用任何辦法給你一個「你是不同的」的標籤之後加以打壓。

大學實習的時候，我做一本英語新聞刊物。當選擇要做不同題目的時候，我在想，如果要我讀英語，如果那條稿題不有趣，或是不簡單易明，又怎會有人去看？於是我提議要訪問歌手。我的同

學，都好像覺得我很滑頭，像花很少的時間，就可以做到有效果的東西。相對他們要訪問甚麼名人，之後又要作出甚麼深入的討論，對沒有很多人脈和視野的大學生來說，只是眼高手低。我心想，我只是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而已。

我跟我的同學都不特別要好，不是因為我討厭他們，而是我覺得我根本不會在那個世界生存。他們的生存方式，是做一些事情出來，去證明給別人看他們是有能力的。而不是問自己，喂，你究竟心底想做甚麼。

有四個字，好像是用來形容這一種人的，叫「高分低能」。

後來我發現，香港人是最看不起香港人的。香港有很多值得人關心的事情，都沒有被認同。如你在《香港通信》做的「信和中心」平面圖，直至今天我給學生看，他們都覺得很神奇。都問我，為甚麼日本人對香港有這樣的研究，香港人卻沒有。

我的答案很簡單：「因為香港人是賤格的。他們賤視自己，以看輕自己的文化作為自我身份提升的方法。」

像說廣東話中一定要帶入幾個英語單字，影視明星以不會說廣東話為榮，選電影要看外語片，看書不可以是香港作家的，因為這樣有失身份，英文好比中文好賺更多錢……等等都給我一個很實在的感覺，在這個世界生存，不用真的愛香港的。

愛香港的人，得到的東西都不會比不愛香港的人多。

於是，我決定要多學一種外語，也給自己多一點的時間，去unlearned在大學中那些人和事教化我的事。我希望確立自己的身份和價值觀。因為我知道，我跟我的同學不同的，不是我的GPA（大學成績）不同，而是我看事情的方式和我工作的方式。如果我用一貫看世界的方法去陳述我的觀點，我想我沒有今天的機會吧，或許……

也許，我終於都明白，究竟我和佐保さんの共通點是甚麼：我特別emotional，因為我覺得有很多「應是這樣的事情，沒有變成我心目中所認為的樣子」。至於香港是不是一個「對掙扎的人特別寬容」的地方，也許你經過的九十年代末期仍是，但我看見的千禧年代，一切都好像有定數。

整個城市都很迷失，年輕人都不知道要做甚麼，才叫做好生活。即使是選擇「最穩定路線」的，從小乖乖地做醫生做律師做銀行的，都好像永遠都有一班人在他們上面，卻得不到發展的機會。究竟為了甚麼要掙扎，看來也不知道。

所以，有很多我這一代的人，都選擇出走。有太多人問過我，去日本讀書難不難，看來，大家都憧憬去日本這個繁華美麗的地方，當作是自己另一個新大陸。

佐保說：

我也許寫得不夠清楚。

當時，我的老師要我理解謙虛的態度多麼重要。老師認為，孩子對一件事情感興趣，這確是好事，可是，還沒有看過世界的小孩子應該擔心自己將來會不會做到，一點沒有這種心態的孩子是不正常的。不過，我覺得，說自己有自信和自己的態度是否謙虛，不能談在一起，可是沒辦法，老師的看法是第一。

價值感不同，人就合不來。不過，我想，很奇怪的是，很多人希望自己與眾不同，可是往往攻擊不同的人。人本身是很矛盾的動物。所以，搞好人際關係確是讓自己生存在某一個地方時要學好的。可能我小時候，接受過的那個測試指我這個孩子此技巧很差。日本有「空氣を読む/くうきをよむ（讀空氣）」的說法，意思就是要察覺到周圍的情況和氣氛來決定自己的言行。K是「空氣（Ku-ki）」的頭字母，Y是「読む（Yomu）」的頭字母。

最近，日本年輕人指不懂讀空氣的人說「KY的人」。其實，日本有太多要讀的「空氣」，比香港多得多。

如果不能讀，會被貼「KY」的標籤的了。

最近，香港的年輕人相信有穩定的路線嗎？其實，香港倒告訴我世上從來沒有穩定路線。我在日本只看到泡沫經濟造出來

的繁榮世界，讀書的時候，沒法想像十幾年後會怎樣。不過，在一九九五年到零八年的香港生活裡，我能夠看到政治轉變和經濟波動，就體會到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。

不過，好多日本人還相信這場喜宴還會繼續。我今年四月幫有線電視採訪日本年輕人時，有一個很迷失的失業青年說「我們的一代不需要像前一代的日本人那樣為了提高生活水平而掙扎，因為我們已經滿足現在的生活」。我很想跟他說，「現在」會成為過去，接來的現在會不同，我們要為了保持現在或更好的筵席而掙扎。

我相信，人不迷失就找不到新的方向。不迷失的話，根本不需要找路走。我到港後，生活和工作都不穩定，自己對自己埋怨為何選擇了這條路時，恰好，北京的朋友們都不約而同地來了深圳，我找時間北上看看他們，我還記得他們跟我說的這句話。他們說，深圳是他們的新天地。深圳沒有像北京那樣好多麻煩的「關係」，所以做事很自由。從鄉下到北京的大學讀美術的他們，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文化部的小部門，一直沒有工開，每個月的工資僅有一百元。他們從北京走出來是為了生存。雖然他們在那裡能夠幹甚麼都不知道，可是大家很有自信。好像，面對生存問題的他們比現在的迷失年輕人還要有自信。

當時，對我來說，香港簡直是很寬容的地方，因為香港都沒有日本那麼多管束。我大學畢業後，沒有按照日本社會所安排的招聘期間內找工作，錯失了「正常」的就職機會，而且，當時不少公司